

8月12日,“粤派青年小说家、批评家对话”活动在南国书香节上举行,“粤派文学新势力”亮相。本次活动由“羊城晚报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联合广州图书馆、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共同主办,广州阅读联盟·见言读书会承办,邀请广东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小说家、批评家,围绕当今文学创作实践的“新现实”与“新思维”两大话题进行探讨。与会青年小说家有王威廉、陈崇正、陈再见、郭爽、温文锦、欧阳德彬、王哲珠、周朝军、路魁、陈润庭;青年批评家有陈培浩、李德南、郑焕钊、苏沙丽、唐诗人、廖令鹏、彭贵昌、徐威、高旭、管季等人。

“羊城晚报及其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敢于把粤派文学、文化复兴的大任扛在肩上,让人敬佩。”活动中,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副主任、常务副总编,广州图书馆副馆长刘平清在致辞中表示,广州图书馆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羊城晚报合作,借助羊城晚报媒体矩阵推广当代岭南文化。“希望在座中能诞生新一代的文学大家、名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将来的莫言、阿来。”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管委胡泉在致辞中回顾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推动“粤派批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的成立与发展。胡泉表示,今天的羊城晚报已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还将以手机客户端、网站、微博微信等全媒体渠道推动广东文艺及评论发展。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羊城晚报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特约评论家聘任暨“粤派批评”微信公众号上线仪式。二十位青年小说家、批评家受聘为“羊城晚报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特约评论家。

羊城晚报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粤派批评”微信公众号将持续关注、介入当下文艺创作实践,全力推动广东本土各个文艺门类的宣传推广、经验总结和评论提升。



“粤派青年小说家、批评家对话”活动昨在南国书香节上举行

粤派文学新势力亮相南国书香节

探讨文学创作“新现实”与“新思维”;“粤派批评”公众号上线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朱绍杰 孙磊 吴瑕

延伸

个人化创作与作家代际特色

科技固然是新一代作家批评家成长背景的重要因素,但“80后”“90后”这一代作家毫无疑问地具有更多代际特色。

郑焕钊从三个方面梳理了现在的青年文学家,他暂且称之为“改革开放同代人”的特点——拥有从农村到城市感受社会飞速发展的鲜明经验,快速更迭中艰难寻找自己的确切价值;拥有丰富的文学资源,武侠、港台、指环王、哈利·波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资源都可以内化在写作和思考当中;暂时搁置家国焦虑,而更多以个体写作面对人类普遍性问题、面向未来。

高旭发现,在科技大潮之中,粤派青年作家却保持着不少“向后看”的历史意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东经济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城镇高速发展。但在不少广东青年作家笔下,作品越来越多地表现和探讨都市和农村的冲突和融合。“这种角度和关注点在全国文学创作场域里是少见的,粤派青年作家通过回望自身成长的经历,体现出对文化融合的开放态度。”

近年来,“90后”作家日渐为业界关注,越来越多“90后”作家受到追捧。这些年被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重点文学刊物所看重,纷纷以专栏、专号等形式推荐。文学评论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研究者与批评家注意到了“90后”作家,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多。

然而,徐威则提出,两三年内,这股“90后”文学热度或将退场。“有的‘90后’还没登场,人们已经将他们遗忘。”他表示,近些年,“90后”作家大多以“群体”“群像”的方式出场,而文学创作注定是个人化的。因而,在“90后”创作这一现象的热度减退之后,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依然能坚持创作,从而度过“新锐”期,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仍然需要拭目以待。

文学与现实产生新摩擦力,批评家面临课题更新

“新”,不是简单地用新理论,而应该是一种有效性的重新发现。廖令鹏认为,科技进步正重塑当下人们的感官认识,而粤派作家在科幻等方面的探索,正在形成新的文学现象。

在管季看来,今天文学之“新”在于写作边界的拓展,场景、常识正在不断更新,作家正不断地记录着日新月异的生活方式。

文学要求与现实重新产生新的摩擦力,批评家面临课题更新。李德南认为,新技术日益繁荣,迫使创作与批评不得不去应对。创作和批评都不能缺乏现实感,严肃作家不能把时代表达的

命题完全交给科幻作家。“科技新现实已经是今天的主要现实,作家和批评家只有面对这个现实,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唐诗人则看到文学与评论的全新契机。他指出,网络文学、侦探小说、科幻文学、儿童文学等类型文学纷纷崛起,背后是读者数量的迅速扩展。“过去很少甚至不读小说的群体,也被类型文学吸引到阅读行列。”

彭贵昌反对对当下创作者使用单一标签进行定义。他认为,不少粤派青年作家背景复杂,关注的题材和思考也越来越多元。目前批评界对这些文学新

现象的认识相对缺失,甚至一些有威望的评论家对年轻人的创作实践,还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之中。“如果还以‘青春文学’‘网络文学’这些早期的印象来判断他们,无疑对当下不少从事严肃写作

的80后、90后不公平。”郑焕钊呼吁,批评家须激活数十年来社会变革经验来评价作品,不应单凭现成理论本身去操作。

苏沙丽则提出,在新技术越来越能替代人类工作的时代,探寻文学的永恒内核更值得关注,“如何寻求情感与人性,是文学得以历久弥新的原因”。

科幻小说具有未来向度,然其指向仍应回归现实

永生的话题,但在写作中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人类付出再多努力、科技再发达都无法永生,因为大脑不能重现,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我在所谓的科幻小说里,用人文情怀表达了这样的生命观念。”他认为,我们已生活在“准未来”的时代,未来已来,但“还没有均匀分布”,作家应抓住这样的新现实来回应,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陈崇正接话道:“生活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智能,像刚刚缺少座椅,还是要由人慢慢抬进来。写作其实也没那么智能,到现在为止,我还得坐在电脑前面对空空的屏幕用心。”如果想想写出与前人不同的作品,可能需要从现实与虚拟中间走出一条新路,在两个“王国”的边界线上生长出可能性。虽然仰望星空,但依然不忘我们身边的牛奶、疫苗等种种棘手而让人刺痛的问题。

欧阳德彬认为,科幻以及奇幻的类型写法,是拓展当今文学视野和格局的出口,特别是科技

超速进步的便利背后的危机感,更给人深层次的思考,青年作家要勇于进行写作试验。

陈再见觉得没必要将科技太“神圣化”,任何科技的发明都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要,小说从来就是在写人性,文学最终要面对的问题还是更加人性化的东西,作家要避免为浮像所困,而应该顺着科技深入到生命本质。路魁坦陈自己的创作有点“逆潮流”,在一些小说中有意“屏蔽”掉现代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极端封闭的同时却混搭起超前的科幻意识,以触及更哲学的主

王哲珠则旗帜鲜明地认为:“科学的发展已经深入人的本身,影响到人的心灵,甚至有可能让人类重新定义生命价值,重塑人的内涵。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现实。”她在近期的科幻小说创作中甚至设想了一个被科技控制的世界,人反过来要保全作为人的自由,“人对确认生命意义的努力,是不会过时的”。

郭爽对普通人生活的“科幻

籍,只要所选图书符合该馆荐购系统的荐借条件,即可在现场服务点办理外借手续,把最多15册新书免费带走。图书由读者阅后携带读者证按期归还图书馆总服务台即可。此外,书香节期间,该馆还推出线上荐购服务,每个读者证每天可参加线上荐购一次(每单最多5册)。

据统计,该项活动首日荐借图书达3553册,书香节前三天共荐购14076册,市民借走的新书价值达到434311元。



昨天,许多市民趁周末带着孩子走进南国书香节

作家余华携新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谈创作:

文学艺术最核心之处是“人”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梁栩豪,实习生沈泳楠报道:12日,著名作家余华携全新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来到南国书香节。以新书名为契机,他谈到自己对人的理解,并对年轻人的阅读和写作提出建议。

“这本书写我和文学的关系”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是余华近年来在各地的演讲稿和发表的文章的合集。新书共收录23篇文章,均由余华本人亲自挑选,话题宽泛,但都围绕他的文学创作经历展开,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等。余华表示:“简单来说,这本书就写我和文学的关系。”

为什么取名“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余华分享了一段经历。2010年,他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了犹太人屠杀纪念馆,其中有一处“国际义人区”,纪念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其中有一名波兰农民令余华深受触动。这个农民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人们问这名农民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农民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说,这体现了人性的力量。从文学的角度看,展示“什么是人”既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我们读文学作品时可以到社会、风景、情感等很多东西,但能否谈到人?我认为艺术最核心的东西是人。”

“一定要趁着年轻多读书”

忙碌的生活节奏把人们的阅读时间压缩得越来越短,很多人不再阅读经典,只在手机上进行简单浅显的碎片式阅读。长久下去,这是否会降低国民的阅读素养?余华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且不只在中国,其他国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余华说:“我儿子近来告诉我,过了三十岁就很难静下心来读些东西。我说,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多读书。”他建议年轻人多读经典,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而对于年纪更小的儿童来说,读适合他们的作品才是正确的。谈到年轻人的写作,余华希望即使身为作者,也要花更多时间去阅读不同风格的作品。“多尝试不同风格的写作,不要急于定型,写多了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聊新书《那年那信》:

在微信时代寻找书信的价值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梁栩豪,实习生徐进慧报道:12日,在南国书香节的采访室里,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聊起新书《那年那信》时,眼眶不禁有点泛红。她说,这本书是他们一个家庭的记忆,又超出了小家庭记忆的价值。她希望,在微信时代,能有更多人再次提起笔写信。

将时代故事传给后辈

新书《那年那信》是一部“家世”式的家庭故事记录。敬一丹通过“信中信”,附以图片的形式,在30篇文章中浓缩了1700封家书。书信跨越68年,涵盖了五代人的生活细节,勾勒出时代的变迁,能引起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共鸣。

敬一丹回忆,《那年那信》封面绘制的邮筒是她年少时宣泄情感的通道。彼时尚未成年的她,将恐惧、不安都写进信中,投进了这个邮筒里。投出的每一个问号,都期待得到回答。“假如当时没有这个邮筒,我不知道怎么扛住这段时间。”同龄人说的一句“咱们不



能太健忘”让敬一丹深有感触。她说,自己现在所写的书都是在记录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长辈的经历、家族的历史是家族凝聚的见证,她有责任记录下来,扮演传承和接力的角色,将故事传递给家中更小的孩子。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记录也是她工作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在她看来,只有知“根源”,才能走更远。

别抛弃写信的仪式感

不同年龄段的人看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敬一丹说,自己的父辈和同辈回头看那些过去的事情,能有所共鸣。但她希望有更多的“80后”“90后”“00后”也能读这本书。书中故事的时代背景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她希望年轻人能够从家庭的小故事了解到时代的大变迁,从感性书信中得到理性认识。

当被问及现代人大多数用微信交流,写信是否还有必要时,敬一丹说:“一种行为慢慢失去的时候,你会越发觉得它很宝贵。”虽然微信同样能起到凝聚家庭成员的作用,但写信代表的是一种仪式感。她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再次提起笔,在如孩子十八岁成人礼、父母结婚纪念日、生日等特殊的日子,通过书信传达对家人的爱。

《中国改革大逻辑》发布

12日,《中国改革大逻辑》新书发布会在南国书香节上举行。该书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陈培永与读者分享了写作心得。全书以“小问题”见“大逻辑”,对改革开放相关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深层次追问,为建构一个理解中国改革的理论框架,助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黄宙辉 孟肖)

徐焰为羊城读者讲兵器

12日,著名军事史专家徐焰将军为书香节读者讲述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并分享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名家经典·兵器交锋系列》丛书新书,包括《画说空战》《画说坦克战》《画说海战》。三本书分别介绍飞机、坦克与战舰从诞生到发展的背景故事,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兵器的精彩交锋。(黄宙辉 钟汝婷)

广东名医走进书香节

12日,广东省名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肿瘤教研室主任林丽珠与南方医院主任医师、胸外科顶尖专家吴旭亮相南国书香节,分别举办“健康中国——中医药防治肿瘤”讲座以及《薄冰舞刀——一个胸外科医生的理念和实践》新书见面会。(孙唯 罗梓茵)

广州少儿图书馆“你拣书,我埋单,即借走”活动受热捧 三天内读者“借”走14076册新书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梁栩豪,实习生徐进慧报道:11日至12日,南国书香节迎来市民逛展高峰。大批市民趁着周末,一家大小齐齐走进书的海洋。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的“你拣书,我埋单,即借走”活动尤为火爆。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馆已连续四年在南国书香节举办这项活动。持有该馆读者证的读者可凭证在少儿馆现场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展位选择书